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冊

中華書局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冊)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中國民航局印刷廠太湖分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33 5/8 印張10插頁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1—900 冊

統一書號: 17018·174-4 定價: 23.30 元

本刊編輯委員會

傅斯年(主席)

陳寅恪

趙元任(李方桂代)

李濟

羅常培(常務)

本集刊第四本之印費

由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資 助

特 此 誌 謝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白

版權保留 不得翻印

本書實售捌角

國內代售人得酌加寄費運費

本所刊物在國外售價適用國幣一元折合美金一元之率此外不加郵運各費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址

南京成賢街

本所現在所址

北平北海靜心齋

電報掛號：

中文二九八〇（歷）

洋文 Philologie

本院駐滬通信處住址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總批發處

國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北平北海靜心齋

南京 中央大學出版部 保文堂 國粹書店
花牌書店 鍾山書店

國內代售處

上海 中國科學公司 中國書店 新月書店
開明書店 生活週刊社 大東書局

北平 北京大學出版部 景山書社 松筠閣
開明書店

廣州 林記書莊

國外代售處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ondon, W. O. I.

Paul Geuthner & Cie.

13, Rue Jacob, Paris VI.

Buchhandlung Otto Harrassowitz

Leipzig, O. 1.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代印

ACADEMIA SINICA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IV, Part I.

CONTENTS

Prehistoric Sites at Angangki, Heilungkiang	Liang Ssu-yung.
Miscellaneous Sketches of Yao-Shan, Kwangsi	Pang Hsin-min.
A Religious Festival of the Yao Tribes of Kwangtung	Chiang Che-fu.
"Pai-Wang," A Religious Practice of the Yao Tribes of Kwangtung	Chiang Che-fu. Chang Hsi & Pan Hsin-min.

Peiping

1932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四本 第一分

目 錄

昂昂溪史前遺址.....	梁 思 永
廣西瑤山調查雜記.....	龐 新 民
記廣東北江瑤山荒洞瑤人之建醮.....	姜 哲 夫
拜王(廣東北江瑤山瑤人風俗之一).....	姜哲夫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刊印

北 平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四本 第二分

目 錄

中國字調跟語調(英文)	趙元任
藏文前綴音對於聲母的影響(英文)	李方桂
譚「譚」	董作賓
羅羅太上清淨消災經對譯	楊成志
花月痕的作者魏秀仁傳	容肇祖
釋內外轉	羅常培
泰興何石閭韵史稿本跋	羅常培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刊印

上 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四本 第三分

目 錄

說 儒	胡 適
周東封與殷遺民	傅斯年
叢瓶甲骨金文中所涵殷曆推證	吳其昌
殷曆中幾個重要問題	董作賓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刊印

上 海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 刊

第四本 第四分

目 錄

乙二聲調推斷尺.....	劉 復
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英文)	趙元任
宗法考源.....	丁 山
弋射與弩之溯原及關於此類名物之考釋.....	徐中舒
士王皇三字之探原.....	徐中舒
關中聲調實驗錄.....	白滌洲
劉復君遺像	
劉半農先生.....	趙元任
白滌洲君遺像	
白滌洲小傳及著述提要.....	羅常培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刊印

上 海

昂昂溪史前遺址

梁 思 永

調查的緣起及經過

十九年八月中在地質調查所遇見丁文江先生，他對我談起調查所德日進²⁾先生十三年在熱河省林西縣城南發現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希望歷史語言研究所派人前往調查。回研究所與傅斯年，李濟兩先生商量，結果決定由我出去走一遭。但是當我豫備出發的時候，遼源（即鄭家屯），通遼一帶發現劇烈的鼠疫，將原定入熱河的北路路口阻斷。

正在這進退猶豫之際，我接到丁文江先生來信，並附帶有德日進由濱江（即哈爾濱）給他的一封信。信中略謂新近有中東鐵路俄籍雇員路卡徐金³⁾在昂昂溪附近地方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如林西之行不能實現，可往一觀；路卡徐金在相當酬報之下願充嚮導。我就乘機要求得傅李二先生的同意，改變了行程，先往昂昂溪，等到昂昂溪工作完畢之後再決定去不去林西。

計劃改定後，研究所請丁文江先生，預先同代表路卡徐金的俄籍地質學者阿尼阿特⁴⁾接洽，請路卡徐金嚮導，並允許在工作完畢之後送他相當的酬金。至於挖掘的工作路卡徐金只可以幫助，挖掘所得的標本全歸研究所。

各事停當，九月十九日由北平出發，先到天津。二十日早助手王文林攜帶應用儀器用具趕到。適值北寧路上軍運吃緊，客運完全停止，在天津耽擱三天。二十三日客運恢復，搭當日午前二時車離天津。沿途在遼寧停留了一天。二十六日早八時抵濱江。下午三時半在阿尼阿特住所與路卡徐金會面，約定出發時間。二十七日晚十一時半離濱江。二十八日早七時半到昂昂溪。是早九時十五分由路卡徐金嚮導向沙岡中之遺址出發。巡視第一，二，三，四，四沙岡，在第三沙岡發見此

1) 昂昂溪是中東鐵路齊齊哈爾車站道南的一個鎮市。

2) 即 Teilhard de Chardin。 3) Lukashkin

4) 丁先生當時適有事赴濱江。

行所發掘的惟一墓葬。

二十九日赴龍江，正式通知地方當局。

三十日挖出第三沙岡的墓葬。同時以墓葬爲中心，向東，西，南，北，四方挖掘探坑。

十月一日繼續在第三沙岡挖掘探坑。測繪發掘圖。在第一沙岡挖掘探坑。

二日巡視鎮東，鎮南沙岡。

三日天氣驟寒。停工。

東三省及附近各地的石器時代遺存

在敘述昂昂溪發掘的經過和遺物之前，爲聯絡這一次與以往工作的結果起見，略誌東三省及附近各地已經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存。

東三省 在東三省考查石器時代遺存最早的人要算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鳥居龍藏教授。他在一九一五年就發表了一篇關於東三省南半部史前文化文的字。⁵⁾ 這篇文章是他在遼寧，吉林兩省考查多年的結果。他雖然發現了許多的遺址，收集了許多的標本，陶片，石器，骨器，並且得了許多的結論，但是他的工作幾乎完全是地面上的，所以他的結論也沒有十分深固的根基。他當時考查的範圍只限於遼寧，吉林兩省；他所發現的遺址，最北的在長春附近，他考查最詳細的地方是遼東半島的南端。

鳥居龍藏以後，日本考古學者在東三省工作的人數逐漸增加，但是他們大部份的力量依然用在遼東半島。最近貔子窩發掘的報告的印刷是他們最惹人注意的成績——在沿海岸的一個介殼堆裏他們挖出一種與仰韶不同的帶彩陶器。

在日本人還沒有發現貔子窩的帶彩陶器之前，地質調查所安特生已在沙鍋屯挖掘：結果將仰韶文化的帶彩陶器的分佈推入遼寧省境內。⁶⁾

以上是松花江以南的情形。松花江以北，就是黑龍江省境內，在昂昂溪的工作之前，幾乎可以說未曾經過有組織的挖掘。地面考查是很早已經起首了，但是並沒

5) Torii, R. Population Prehistorique de la Mandchourie Meridion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 Vol. XXXVI, Art 8, 1915. (後稱Torii, 1.)

6) 安特生，奉天錦西縣沙鍋屯洞穴層。古生物誌丁種第一號第一冊。十二年四月。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印行。(下稱沙鍋屯)

有甚麼成績。一九二八年春季俄人梯托夫等在呼倫（即海拉爾）西南的沙岡裏的工作要算比較有組織的採集。

熱河，綏遠，察哈爾，外蒙古 進熱河最早的也是烏居龍藏。雖然他到熱河的目的是在研究人種學，但是在考古學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績。在他發表他的東蒙的原始居民⁷⁾之後十年德日進與桑志華在他們地質考查的路線上又發現了遺址多處。

在綏遠也是德日進，桑志華的發現最重要。他們不但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並且還發現了幾處舊石器時代的遺址。

外蒙古的工作美國人納爾孫出力最多。從張家口到阿爾泰山，沿途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亞洲調查隊的路線上發現了數十處文化遺址。他根據挖掘的結果和地面的觀察，將這些遺址所代表的文化編成由舊石器經過中石器，新石器，銅器到蒙古時代聯貫的幾期。⁸⁾但是他因為追隨於大隊之後，沒有得機會作大規模的挖掘，所以他這分期只有相對的價值。此外俄國人彼特律在庫蘇古爾泊岸發現了幾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⁹⁾所得的遺物與拜喀爾湖四周的新石器時代遺物有很多相同之處。

西比利亞 新石器時代的知識，以拜喀爾湖沿岸為最詳細。這得歸功於彼特律教授的努力。¹⁰⁾他在烏蘭卡遺址發現了十一層文化層——由沒有陶器的新石器文化，經過幾層新石器文化，一層過渡文化，到青銅文化層。西比利亞之西北和西南雖然還沒有經過多少挖掘，不過發現的遺址已是不少。西比利亞東部（除覺士魯生在堪察加半島的工作外）幾乎完全未曾經過考查。

7) Torii R. & K. Population Primitive de la Mongolie Oriental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XXXVI Art. 4. 1914 (下稱 Torii 2)

8) Nelson, N. C. & Berkey, C. P. Geology and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he Gobi Desert.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no. 222 (下稱 Nelson)

9) 彼特律，蒙古庫蘇古爾泊的古蹟。伊爾庫斯克，一九二六(俄文)

10) Petri, B. Baikal-lake Region of Long-long Ago. Irkutsk, 1926.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Mary Chang 1931. 下稱 Petri, Baikal-lake).

挖 掘 的 經 過

沙岡的環境，方位與地勢 這次考查的¹¹⁾四座沙岡是在嫩江與中東鐵路交叉點之東南。彎曲着向東南流的江水，在這裏有個向西的小彎。這幾座沙岡就在東岸凸出的那片地上，東去昂昂溪車站約六公里（第八版：1），西去江邊約七八公里。他們錯落的排列成南北的一行，最北的第一岡離鐵道約二百公尺，最南的第三岡離鐵道約一千八百公尺（第八版：2）。

沙岡所在的昂昂溪地方正在東三省大平原北部的中心，所以沙岡四周都是一望無際的平地（第一版：1），眼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之內沒有比散佈在各方的沙岡更高的陵阜。不但如此，這地方又是在嫩江氾濫面的範圍裏，所以終年都是爲水所浸沒，是一片真正的澤地；春秋兩季江水高漲時，水面去中東鐵路路堤的頂面有時只一二公尺。

我們九月底到昂昂溪，江水已漸退了。¹²⁾但是我們一走出鎮外，順着鐵道往西走，堤的兩旁就是兩片水。堤北的水依然很深，時常有漁船往來；堤南近堤的水較淺，各種水草的尖還露出水面，但是遠處就看不見有水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耕種是絕對不可能的。不過，據說這附近出產魚蝦，並且是打水鴨的去處。

但是這種的環境對於考查古蹟很不便利，因爲要達到這些沙岡，除了冬天水凍成冰之後，只有涉水一法。

我們因爲找不着更近便的地方所以將工作站設在昂昂溪街裏。我們所走的路線也爲環境所限定：出街後由昂昂溪車站以西的第一個路口走上鐵路路堤，跟着堤往西北走約四千六百公尺，下堤，折向南，選水較淺之處涉水到沙岡。我們達到目的地的方法只有步行，因爲中東鐵路路堤上只准步行與騎自行車。

沙岡的排列（第八版：2）第一沙岡，在鐵路路南約三百公尺；第二沙岡，在第一的東北，相隔約一百公尺；第三沙岡，在第一的西南，以直線計，相隔約一千零六十公尺；第四沙岡，在第三的東南，相隔約一百二十公尺。沙岡與沙岡之間的地比較高，所以水也比較四周淺。

四個沙岡都是長橢圓形，長軸都是南北向，但是大小各不相同。依步測所得，

11) 昂昂溪鎮南門外的沙岡暫不討論。

12) 鎮市是建在與鐵路路堤一樣高的一片地上。

他們大略的尺寸如下：

沙岡	長 度	寬 度
第一	600 公尺	160 公尺
第二	240 公尺	100 公尺
第三	200 公尺	100 公尺
第四	260 公尺	100 公尺

第一沙岡較比其他三個沙岡大兩倍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是兩個沙岡所合成。各個沙岡的外坡的斜度都在十五與二十度之間。愈近邊緣斜度愈小，所以沙岡與平原的分界極不容易辨定。各個沙岡的頂都被風吹去，所以他們本來的高度亦不能確定。現在的高度大概都在二三公尺之間。順着各岡的長軸的方向都有一道風吹成的窄長的坑。因為岡的長軸並不正南北向，却稍為往東或西斜，所以坑的兩崖的高度總是不相同的；同時，坑的形狀，因為風力，水力以及沙岡本身結構的不平均，所以也不齊整。

沙岡的結構 在這風挖成的崖上不用我們費力挖掘就可以看出沙岡的結構。這些都是地質學上所謂的固定沙岡，岡面上長滿了兔草，風力只能在岡上挖刮溝槽，而不能移改他們的方位。第二，第四兩沙岡沒有文化的遺物，所以以後不再討論了。第一岡比較高，現在最高的部份去平原還有二公尺多。在岡坑的兩崖上我們可以看見岡的縱截面的全部。上面有一薄層黃色沙，當中一層約一公尺的黑色沙，底下就是淨黃沙。這下層的黃沙屬於更新期。表面上一層黃沙的顏色沒有底下一層的純淨，這是因為上一層裏帶有腐爛的草根草葉。中層黑沙的底與底下黃沙的界限比較分明，但沙色由下往上逐漸減退，由黑而深棕，而淺棕，而黃，與而上的黃沙層幾乎無分界之可言。文化遺物就自這黑沙層。

俄人梯托夫與托馬且夫在呼倫（海拉爾）附近找着了同樣結構的沙岡。底層的淨黃沙俄地質學者阿尼阿特認為屬於更新期；黑沙層厚約在七公寸一公尺間。¹³⁾ 德日

13) Titoff, E. I. & Tolmatcheff, V. J. Remains of Neolithic Age in the Vicinity of Hailar. Manchuria Research Society, Section of History and Ethnology, Series A. Facs. 30. Harbin, 1928 (下稱 Titoff. Hailar)

進在他一篇關於中國本部與蒙古的人類化石的短文裏有這麼幾句話。“在喜瑪拉亞與阿爾泰山之間更新期的堆積……有一厚層普通所謂黃土層代表……有的時候這黃土在山坡上堆積，是風積的，成顆粒狀：就是‘爐斯’。有時在開曠的盆地裏堆積成岡，或沖積成阜，那他就帶沙或夾有舊湖水或河水沖積的膠泥層。中國與蒙古的黃土似乎大致與俄國同歐洲西部在冰期末期積成的‘爐斯’層同時。¹⁴⁾ 黑龍江省的黃土層也不是例外。

挖 掘

挖掘這種的遺址，比較說，是件簡單的事。第一樣，在這荒野無人過問的水淀裏就沒有租借地面的問題，因此省了許多麻煩的手續。一年四季，只要氣候適宜——時間很短——就可以工作，沒有躲避與農民工作時間衝突等等的限制。順着岡上風成坑的兩崖挖掘，就無所謂處置挖出來的沙土的問題——崖上挖動的沙土往坑底推，這問題就解決了。

上文已說過這附近是打獵的好去處，這遺址就是路卡徐金在這附近打獵時所發現的。在沙岡上風成坑的底面上，特別在雨後，只要稍為注意石器時代遺物的人就可以看見不少的玄石器和陶片。

地面採集與挖掘 初步的地面工作，只是檢拾路卡徐金屢次採集的贖餘而已。¹⁵⁾我們從坑底遺存之稀少的情形可以推定沙岡內所藏有的遺存極有限。因為風力所挖刮的面積約佔岡面的五分之一，而坑底暴露的遺物，（沙土被風吹走，留下吹不走的石塊陶片在坑底），只不過幾百件。

在進行地面工作的時候同時又在沙岡的各部份坑崖暴露的地方作試探的挖掘。第一沙岡試挖了七八處，除南頭出了幾塊陶片之外，都一無所得。第三沙岡的探坑較比有結果，在第一處，坑東崖。近岡北頭（第二版：2），就發現了我們這次挖掘惟一的成績：一座墓葬。據路卡徐金說，他從前在這附近曾發現過一座不完全的墓葬。

14) Teilhard de Chardin, Fossil. Man in China and Mongolia. Journal of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Vol. XXVI, 1926, pp 238-245.

15) 路卡徐金收集的幾百件器物已全部賣給地質調查所。本報告一部份的材料出於這採集。參閱中國地誌學會會誌，第十一卷第二期 171-181頁，又同期183-193頁，路卡徐金與德日進兩篇報告。